牆頭草

短劇集



晉察冀邊區戲劇協會編
晉察冀日報社出版

目次





寫在前面

一九四五年十月　編者

這個小冊子所包括的五個小型話劇，都是反映張家口市在敵人潰退八路軍解放以後各方面的情形，這個時候，正是黨的政策開始實行，羣衆開始發動起來，敵僞殘餘勢力仍然在活動着，羣衆對於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還抱着不少的疑慮，一切工作都在複雜的鬥爭之下建立着。

在牆頭草裡，我們看到僞警察在背地裡怎樣進行敲詐老百姓的企圖，群衆由於過去身受目覩過許多的災害，懷着怎樣深的憤恨，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這些曾經爲虎作倀的人，不知改悔，受到他應有的裁判。特別在揭發那些曾背叛人民、民族、當過敵人的爪牙而仍然尋找理由辯護自己的罪過的心理上，是尖銳的。李甲長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揭發了李甲長利用政府發賑濟糧時耍兩面派欺壓窮人，但是在新政權的啓發之下，老百姓已經敢於說話，起來反對這種壞傢伙，李甲長終於被羣衆拋棄，受到政府的處理，這裡面很鮮明的對比出來，民主政府是眞正爲羣衆辦事的。

槍，以一個家庭的衝突中說明了破壞人民事業的份子，逃脫不了羣衆的眼睛與人民政府的鐵掌，也啓示了我們隨時都得警惕着這樣的東西。

看看再說，表現出民主政府和八路軍爲人民所作的事實，怎樣解消了一個洋車夫家庭的可笑的顧慮與觀望態度。中秋佳話也是在同樣的情形下抹除了一個商人在心頭上難以解決的『共產』『共妻』的陰影。侮蔑和謠言碰到事實行動，就會像氷雪見到烈日一樣。

因爲這幾個東西，是以羣衆中來而且面向羣衆，同時，它不是當作玩賞，而是當作短刃而出現的，寫作可以說是主題明顯，手法通俗，在多次演出中，證明羣衆是喜歡它的。也不是生硬的說教，而有生活眞實發展的揭穿，有性格，有羣衆的語言。

但是缺點還是存在的，如個別戲劇結構上的鬆散，某些概念化。

我們還希望各地方讀到它或是演出它的時候能夠提供一些意見。

編者

一九四五年十月

牆頭草

韓塞

人：金先生，（甲）過去給敵人當過僞警，現在仍留在我們派出所裡，着僞警制服。

乙：同上。

店員

管賬先生

楊同志：派出所的工作人員

群衆：數人。

（在一個雜貨店的門口，一邊是櫃台，一邊是窗子外的街道）

（一個着僞警服的，手裡提着一包月餅，一包茶葉，後店裡走出來。）

（一個青年店員，從後面趕出來，攔住僞警）

店員：金先生，您慢走，您的賬還沒算呢！

金：我不是跟你說了，我身邊沒帶着，明兒再算！

店員：金先生，您的事兒也挺多，那能記得住這點賬！明兒您許忘了。您身邊不能不帶這幾個錢！

金：怎麼，你信不過我嗎？我還會少了你們這點月餅茶葉的錢麼？

店員：您說哪裡話？金先生，可是小舖子本錢不大，就憑這點貨，還周轉不開，要是欠賬就更難了！

金：你說的真玄，你們這樣的舖子開着門，作着買賣，這點賬就頂不住？（說完就要走開同！）

店員：金先生您別走，您還是付款吧！

金：怎麼，你們做生意也太死板了，掛這麼點賬就不行嗎？往日我不是常在這兒掛賬？這也不是頭一回！

店員：往日是往日，這會是這會兒，年頭不同了，金先生！

金：行，我知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要算賬，就算賬，你算算吧，多少錢？

店員：（見金有點負氣，又怕把事弄糟，不得已陪着笑臉）不是別的，金先生，咱們門

面太小，賒給您，就不能不賒給別人。您拿了兩斤月餅，半斤茶葉。椒鹽月餅二百，兩斤四百，茶葉四百五，半斤二百二十五，一共六百二十五，給您開個賬單吧（要去開）

金：要賬單幹什麼？價錢賣的太貴，要給八路軍還用這麼貴的價錢？

店員：這價錢是最克己的了，您打聽打聽，哪兒月餅不是二百三，二百四一斤的。

金：太貴，這兩斤月餅一齊給二百塊錢！這包茶葉，就算是過節我帶去喝了。（拿出鈔票）你點點看，不錯吧？（要走）

店員：不行！不行！金先生，可不能這麼算！月餅您要嫌貴，可以去個十塊二十塊的，哪怕照本賣，可是——您給二百塊錢太少了，這茶葉，您也得按價算給咱們。

金：這點茶葉，何必還這麼認眞呢？

店員：這不是認眞不認眞，這茶葉照四百五一斤，半斤二百二十五，已經不賺什麼錢了，您要再一個錢不花就拿走，那就未免太虧了咱們了，咱們作門面的也不好往櫃上交代……

金：這有什麼不好交代的！兩斤月餅錢都給了，這半斤茶葉帶去喝還不行嗎？

店員：實在不行，太虧本了。

金：有什麼不行的呢？八路軍喝你半斤茶葉這也不算多呀！這月餅你就是送給八路軍吃，也不算什麼呀！

店員：（不滿，轉身說話），八路軍八路軍的，你也算是八路！

金：你說什麼？

店員：金先生，我說您說的話不錯，咱們對八路軍多貢獻點不算什麼，可是要是買賣家太虧本了，比如您要按一百一斤算月餅價，還得帶這包茶葉喝去，那咱們眼看着就賠錢，不瞞你說，這實在是難以交賬，金先生，這包茶葉您還是留下來，這兩斤月餅您要是看價錢不合適，可以再到別家看看去！隨您便！（說話用手去拿那茶葉包）

金：（觸動了自尊心）你怎麼這麼瞧不起人，你要錢，你還怕我買不起這點茶葉嗎？你……

店員：話不是那麼說，咱們櫃台上的，實在不好交賬！

金：不好交賬，你叫掌櫃的去找我吧！（要走）

店員：（大聲）金先生！你得付款！……八路軍！八路軍買東西就沒有不給錢的！

金：怎麼着呢，你嚷嚷什麼，你還能怎麼樣呢！

店員：你看，先生來了，你跟先生算這個賬吧！

（管賬先生上）

先生：好算，好算，什麼都好算（滿面笑容）金先生，買了點月餅嗎？

店員：他稱了兩斤餅子，要按一百一斤算價錢，還要把這半斤茶葉帶了嗎，先生，你說這個賬……

先生：好說好說，怎麼都好說，金先生不能虧負咱們，怎麼算都行。

金：我還不是正給你們錢了麼？這還有什麼講！

先生：不錯不錯，金先生不是那種人！

金：我說月餅一起給三百塊錢，半斤茶葉帶去喝了再說，也沒說就是一定不給錢呀！

先生：好說，好說，多少錢沒問題，金先生不能少給。你也知道本店的困難，這一陣子，八路軍來了，市面才有點起色，人們都打算過個節，買點東西，高興高興，過去日本人在的時候，咱們這點小買賣你也看見了，生活都難以維持，現在呢才算有點起色，還希望你多照應，你這點兒月餅茶葉看着辦吧，你看着辦吧！

金：這樣吧，月餅再給你們五十塊錢，茶葉，還要我的錢麼？

先生：好說，好說，多點少點沒關係，茶葉還是付了吧，價錢是按便宜的了。

店員：街上的告示上寫的挺明白，貿易自由，公買公賣，八路軍買東西就給錢。

先生：錯不了，錯不了，金先生隨了八路軍了，誰也知道。

金：行，那麼茶葉先留在這兒，咱們是不白喝你們的茶，反正還有來的時候，還有見面的時候：（負氣而出）

先生：不敢，不敢，您不坐會兒了。

（兩人目送金下）

店員：（提起那留下的茶葉包，一肚子不滿意）他媽的，還按着日本人在的時候，那個

派頭兒行事兒呢，說不上三句話就瞪眼珠，買東西總想不給錢，明兒算賬，總是明兒算賬，一百個明兒，他也不給你算賬，從前的賬還沒有算清呢，這會還想來這一手！年頭不同了，吃不開了，這會兒八路軍講的是公買公賣！

先生：哼，要是日本人在的時候，今兒這個事，要像你這麼硬，嘴巴子早挨上了，東西也早拿去了，還會多少給你這幾張票子啦？

店員：嘿，我算是看透了這邦子人了，有一回，一個傢伙喝的醉醺醺的，跑進來就問我有六〇六沒有，雜貨店哪有六〇六呢？我說沒有，他走上來就是一個嘴巴子，打完了就走，我他媽的到今兒還嚥着這口氣兒呢！

先生：這不算稀奇，挨打也是常事，我親眼看見街上那個賣花生的挨了打，那是個小矮子，還留着個頭，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那傢伙叫他小孩去買花生，買了二兩花生，拿了一張一千塊的票子叫找，擺小攤的自然找不開了，小孩就叫他爹來了。你說，這個警察來了怎麼說呀，他說沒的找就算了，『明兒算賬』，可是賣花生的明明看見他掏了掏腰包，有零票，他不存心給錢，向他要，他直橫，說：『你想要這攤攤

下去就別找麻煩』，那個賣花生的說：『兎子還不吃窩邊草呢！你又何必欺負咱們作買賣的中國人呢』！你猜他怎麼着，一脚就把小攤踢翻了，打了兩個耳光就開了路了。

店員：頂好不沾邊兒，誰沾邊兒誰倒霉，辦個什麼事，不入錢行了？多少得吃你幾個錢，上個館子那算便宜的，他有嗜好，還得來這個。（用手比作抽大烟的樣子）

先生：嘿，他們來路多着呢，裕盛隆不是有過這麼會兒事啊，煤油正貴着的時侯，這一位先生也不知從那兒提溜了一桶煤油來了，托裕盛隆代賣，沒話說，賣了兩千，這位就來取了，可是他偏要四千，你跟他有什麼說，照給，（稍停）他有勢力，他仗着日本人，穿着老虎皮，你有什麼辦法。

店員：老虎皮，老虎皮成了驢皮了，從前，掛着洋刀，遠遠聽見豁郎豁郎的響，誰見了不管認識不認識就得哈腰，裝笑臉，這會兒我連理都不想理。

先生：你這才是生閑氣呢！這都是年青人血氣方剛的過，按我說這號人，咱們還是不能得罪他，能過去的地方，還是得圓通點，你想日本人在的時候，他仗着日本人的勢

力，替日本人辦事，八路軍來了，他又在了八路軍，他把八路軍巴結好了，還不是一樣幹，你眞要太圖失了，碰着他那癢處，他不管找個什麽機會，給你一下，像你我這樣兒的，誰也喻不住！

店員：你說那個，他還能怎麽樣，我說句本心話，像他們這號的，八路軍就不該收留他們，人家買個東西，該値多少給多少，說個話規規矩矩，商商量量，說實話，就是賣便宜點，也舒心。還邦子人呀，八路軍來了，還戴着個牛屄武的砍頭帽，耀武揚威的跟咱們發横，開口八路，閉口八路，也不知道誰跟他們一路了，我一肚子不服氣兒！

先生：那依你該怎麽辦呢？

店員：依我呀，起碼辦他個十年八年的。

先生：够了够了，別說了，你看，那邊來的，不就是那個姓金的，眼看那個胖胖的，那邊還站着個八路軍，老遠的，聽不見他們說什麽，說不定，他就是到這兒來，爲了方才那個事兒，不答應咱們呢！

店員：他要來他就來吧，他要真敢怎麼樣了，我就到派出所報告去，這會兒，他還能打我呀！工會早出了章程了，講平等，東家待伙計，還不興動打駡，別說他了！（說着兩人走進木櫃台裡間）（楊同志和兩個偽警在街上談着話，偽警其中之一就是金先生。）

楊：啊，過了這個橋就算南街，不過橋就算北街。

金：對了，一點不錯，您走一回就熟。

楊：我就從這兒回去，我還有事情，你們要沒有什麼事，也快回去吧。

金：是，是，楊先生，您把這月餅帶去吃吧。

楊：不用，你自己買的你們吃吧。

金：便宜，您拿着吧。

楊：不用，買多少錢一斤？

金：唔，二百四。

楊：給了錢了吧，沒有我這兒有錢。

金：給了給了，連價錢都沒還。（[illegible]）

楊：啊，這樣很好。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對羣衆的影響。八路軍就是人民的軍隊，政府是

[illegible]：人民的政府，處處都要照顧老百姓的利益，這一點，希望你們在外面很好的注意。

金：您放心，楊先生，咱們在外面，不能給您添麻煩。（[illegible]）

楊：好，這還不是給我太添不添麻煩的問題，這是我們應該有的紀律。（[illegible]）

金：是的是的，咱們如今不與那資產階級派的啦。

楊：剛才咱們談的那個要你們受訓去的問題，你們還可以再想一想。願不願意，有什麼

[illegible]：困難，還可以提出來，你有什麼意見？（[illegible]）

乙：沒有什麼，就是這樣。

楊：你呢？（[illegible]）

金：沒有問題，我是自願的，學點知識，那再好沒有了，咱們中國人就是缺乏知識，要是不缺乏知識，早就出了頭了，只要有了知識就行，比方說咱往東，只要知道東在那兒，那是不會往西的。尤其是訓練期間照樣兒發餉，這真是太好了，這樣就

可以一心一意的聽講道了。只要能把家養活了，那還有什麼不放心的。不瞞總說，過去咱們在日本手下幹這個，也是生活所逼，暫時維持維持那也是沒法子。

楊：好，這些道理，咱們今後從長再談，我回所去。（下）

金與乙：回頭見，（日本式的鞠躬）

金：（轉身，取烟）抽吧。

乙：抽（兩個人都抽起烟來）快過八月節了，今年這街上到底是不同了，熱熱鬧鬧的，不像那日本人在的時候，一個個提心吊膽的，總怕出什麼事了，這會兒可以放心大胆的過日子，也有心腸過節了。

金：（不在乎的樣子）可不是，反正怎麼着也得過日子，天晴得過日子，下雨也得過日子，會過日子的，什麼時候也能過好，不會過日子的，什麼時候也難過。

乙：你這個話怎麼說呢？

金：這話你不明白呀，我說什麼都是假的，一個人養家吃飯要緊，能把家口養活了，能混飯吃就算有本事，大丈夫能屈能伸，向人低頭不算什麼。

乙：你說是說，你老婆孩子養活的怎麼樣？

金：不賴呀，穿暖了，吃飽了，過八月節吃月餅。這回日本人臨走的時候，仗着面子弄了幾袋子麵，一包白糖，八路軍來了，不是又發了兩口袋麵，小日子，比別人過的強，嘿嘿，別的不敢誇口，養家的本事還有一手，老弟，成了家你就知道了，不容易。

乙：（相視一笑）

金：陪我走一趟吧。

乙：上哪兒？

金：這一家。

乙：幹什麼呢？

金：調查調查他家裡，不對路，有點風聲。

乙：（担心）這可不是往常，你可別隨便撈油水……要是弄翻了，人家把咱們過去的事，兜一傢伙，告一狀，那就糟了。

金：不怕什麼！過去事，過去的事多着呢！過去我查戶口，搞過漂亮女人，我栽害過好人，說他在黨，（低聲）我還斃過人呢！誰知道，不知道的人，這會兒還不是蒙在鼓裡！

乙：我覺着還是小心點兒，你瞧，現在不管是作買賣的，住家的，見了咱們眼神都不好。

金：見鬼，判官還怕小鬼嗎？緊要的是上邊兒，只要把上面的口味弄對了，小鬼告狀也告不進。

乙：（不語）

金：隨着走一趟吧，沒什麼！

（兩人都望商店走來）

先生：您來了？

金：來了。

先生：您是來取那個茶葉包的嗎？還是忘了什麼東西？

金：我什麼也不是，我是來查戶口的。

先生：查戶口來了，啊，請二位這邊坐，請抽烟（搬坐，送烟）裕生，你把戶口簿子拿過來，沏點茶！

（店員把戶口簿子拿來）

乙：掌櫃的呢？

先生：掌櫃的不在家！

乙：他上哪去了？

先生：他出去好幾天了，上宣化去了，店裡的事，託敝人代管，有什麼事，請吩咐吧，都是一樣。

金：別的事情倒沒有，有那麼一點小事，現在八路軍來了，有人暗藏槍支，也有人拿了軍用品搶了東西，不交出來，這會兒八路軍有命令，要搜查搜查。……

先生：是的是的，應該應該，您二位儘管調查，本店在這方面，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二位儘管調查。

金：那麼咱們就搜查搜查。、、在外面問問他們，我到裡邊看看去，（小聲）看着點外頭。

乙：好，請看，請看，請裡邊看，（掀起門帘與金下，只聽見兩聲玻璃碰碎的聲音。）

店員：這是怎麼回事，一來就是橫眉豎眼的！沒有八路軍跟着，說不上三句話就上裡邊翻箱倒櫃準是找岔來了，我上派出所去找人去，（往外走）

乙：你上哪去？

店員：我提點水去，先生。

金：（從裡屋搬出一架無線電收音機）這個玩意，你們從那兒來的，這是軍用品，你們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先生：這個收音機，我們早就有了，日本人在的時侯，早就裝上了的，金先生，你不信，你看，這門口不是喇叭嗎？

釜：誰信呀這個，我那一會兒見你們有過收音機了，從來也沒見過，[illegible]擺在

三：家裡，要不拿就，只要有人報告，你們舖子裡私藏軍火，私藏槍支了，換話說，現在收音機[illegible]，槍拿出來吧！

先生：金先生，您這話，叫人從那兒說起，咱們店裡有這個收音機也不是一年半年的事了，您怎麼說咱們私藏軍用品呢？這還不算，還說咱們有槍，這更神話了，咱們作個小買賣，那來的槍呢！金先生，您一定是搜錯了人家了。

金：什麼東西！你們還要彆呢！快把槍交出來，還有，我看箱子裡頭這兩疋花洋布，也不像是你們的，這明明是日本人的布，來路一定不對，從什麼地方來的？

先生：金先生，這兩疋布是咱們用錢買來的，在沙河灘上買來的，可不是亂來的。

金：瞎說，不問你是哪來的，反正這像是日本人的布，你要它幹什麼！

先生：先生您要是想要，您就帶着他，不算什麼，可是這實在是買來的，這有人可以証明。

金：我們不管你這個。反正你這個東西是軍用品，我問你，你們掌櫃的上宣化幹什麼去了？這裡面有鬼，他早也不去，晚也不去，為什麼趁這個時候去宣化，他去宣化幹

什麼去了，去會什麼人，一定是勾通了什麼壞人，你們還替他瞞着，你還不明白你們犯了多麼大的罪嗎？

先生：不能不能，金先生，這是天地良心的話，掌櫃的上宣化是看他的個表親，聽說宣化早就平妥了，特地去看他一看，順便打聽打聽那邊的行情，先生，你儘可以調查這個事情。……

金：這個事可以調查調查，可是這個軍用品，證據是都放在這兒啦，你們再沒有什麼賴的，還有什麼快說出來，告訴你，八路軍不是好惹的，你們這些人，賣東西隨便要價，欺負人，還生怕別人不給錢，難怪你們這麼大的胆子，軍用品藏在家裡，不報出去，你安的什麼心，你有心把八路軍怎麼的呀你！

先生：金先生，您說的這話，我知道，早上，伙計實在不懂事兒得罪了您老，跟不頂了兩句，他實在是不懂事兒，你看，茶葉包，正放在那兒呢，我正等着您來拿呢，帶點茶葉回去喝，那是該着的，您千萬別記着那件事情。

金：去你媽的吧。我跟您們一般見識，記住這麼點屮毛灰的事兒，這些事兒老子早忘了

，我是在乎你那半斤茶葉的人嗎？你看花了眼了你！你把眼睜大點兒吧你！你知道不知道，姓金的不是不講情面，比方說，我要是要你十斤二十斤月餅，你能不給……

先生：知道，金先生，現在您隨了八路軍了。

金：今兒個就是八路軍來調查你的戶口來了，你拿他當什麼呢，當玩兒的！

先生：這個知道，不敢不敢。

金：知道，你說，你們私藏軍用品，該怎麼辦呢！

先生：金先生，憑良心說話，這實在不是軍用品。

金：不是軍用品，我說是就是，你們要這收音機，花布幹什麼的，你還不趕快承認。

先生：金先生，您的意思是……（稍想一想）可是八路軍還……

金：你他媽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叫你自己開口，你不說，好他媽的，帶走！（拿出繩子來放在桌上）

乙：（把金拉過來悄悄地，很爲難的樣子）帶走？咱麼能綁着他帶走嗎？把他帶到哪兒

去呢？

金：你買肉頭，嚇唬嚇唬他，叫他瞧瞧厲害就是了，（轉身）沒說的，跟咱們走吧。

先生：金先生，您還是包含着點兒，店裡沒人管選，我離不開身，這點小事，您親自担待一下吧，您看着辦吧，這兩個布，您要是喜歡的話，你帶上一個。

金：怎麼啦，這一個（指另一個布）就不是軍用品嗎？沒說的，綁起來帶走。

（正在這時候，店員帶着楊同志，從街的那頭匆匆地走過來）

楊：就是這兒嗎？

店員：就是這兒。麻煩您好好看看，這二位，您認識不認識。（二人在店）

金：（驚訝）敬禮！

乙：（隨之敬禮）

楊：啊，你們兩個，說是買東西，在這兒買什麼呢？

金：沒買什麼，光在這兒看看，您請坐，這兒都是熟人，（對先生）快泡點好茶來，拿煙。

消了，這不是浪費時間了，我們還是抓緊時間，解決問題吧。

金：是的，是的，（向店員與先生）你們聽見了吧，這一位先生來也是爲了解決問題的。（向楊同志）您有什麼問題，您請問吧！

楊：（向金與乙）我要問你們幾個問題，你們拿着這條繩子，準備幹什麼的，你們把人家的收音機拿出來，把人家的布拿出來，這是幹什麼的，你們買東西還用得着繩子嗎？你們跑到這個雜貨店裏來買布買收音機嗎？

店員：他們是來調查戶口的，先生！

先生：沒什麼，沒什麼，他們是……

金：你說，你說我們是來幹什麼的，不要緊，有什麼事情儘管說，說了你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瞪眼）唔，怕什麼，這有什麼問題，你們儘管說吧，八路軍講的就是這個開明，講的就是開明。

楊：好了，你們都站在一邊不要說話了，（向先生與店員）有什麼事，有什麼話，你們放心大膽的說。

先生：（畏縮地笑）嘿嘿，沒有什麼……調查戶口，調查戶口。（看看金，又縮回了）

店員：我給先生您說說吧，早上，這一位買了兩斤月餅，只給了二百塊錢，一包茶葉，硬要拿走，不給錢。月餅拿走了，茶葉沒拿走，這位先生挺生氣，這不大一會兒的工夫，就來查戶口，說咱們藏的有軍用品，沒講三句話就砸罐子，翻箱倒櫃的搜起來了。

先生：先生，買東西的事不算什麼，奉送也是應該的，可是這架收音機實在不是軍用品，本店早就有了，花布是在河灘上買的，這都可以找見證證明，金先生硬說這些東西是搶來的軍用品，這實在是冤枉，金先生還說咱們有槍，本店實在是不敢有這種東西。金先生說我們掌櫃的上宣化有鬼，可是掌櫃的實在是看親戚去了，這兩個布，不算什麼，金先生您要是喜歡，您全帶走也沒關係。

金：誰要你這個，你別胡說！

楊：好了，這個事情很明白，我先問你們，誰叫你們上這兒來查戶口的。這明明是你們假裝買東西來敲詐，你剛才不是告訴我月餅付了錢了嗎？全是撒謊，他們的花布，

收音機，有人可以證明，起碼也應該調查調查呀！

店員：先生，你看這繩子，你要不來，早綁上咱們了。

楊：好吧，現在正好需要繩子，把他們兩個綁起來。

先生：先生，這一位（指乙）可沒怎麼樣，不敢瞎說。

楊：好，那麼把他（指金）綁起來。

乙：是：（綁金）

（這時候店裡的學徒，店員，路人都圍攏來，互相說着話）

楊：像你這樣的，就太可惡了，日本人在的時候，你們替日本人作事情，背叛人民，背叛自己的國家民族，作了敵人的走狗，橫行霸道，欺侮老百姓，這是一樁很嚴重很大的罪過，你們自己應該知道，我們八路軍跟民主政府，實行寬大政策，並不是不咎既往，那是希望你們摸摸自己的良心，自己覺得慚愧，反省過去的錯誤，下決心改過，好好的為老百姓辦事情，誰知道你們假裝着抗日的面貌，打着八路軍的旗號招搖撞騙，欺詐老百姓！

有見過這樣，一來的八路軍實沒有這樣兒的，八路軍辦事，一不要錢，二不欺壓人，遇事講理。

答：對了，他說的對，八路軍作事，一不要錢，二不欺壓人，凡事都講道理，今後只要遇到不講理胡亂要錢的人，立刻就可以，對這種知過不改的人，我們是並不寬大的，前些日子，我們不是處治了賈桂趙志興嗎？欺騙我們是不行的，我們要的是甘心情願意為人民辦事的人，不是說人話不幹人事的人，像這種人他們以為自己是最聰明不過的人了，能夠見風使舵，日本人來了，借着日本人的勢力欺壓人，我們來了，又裝着一股可憐相。背過臉去，還是幹那一套老勾當！這樣一來，不管誰來，他們都照樣騎在老百姓的頭上，而且自己還以為很有道理，是不得已，是生活所迫，這叫不知羞恥！如果為生活所迫，替敵人作事情就沒有錯的話，那麼全中國人都這麼來一下，中國豈不是早亡在日本人手裏了嗎！那麼那些在監牢裏，在戰場上受凍挨餓拼死奮鬥，寧死不屈的人們，不都成了傻瓜了嗎，幸虧不是這樣，正因為像這樣的軟弱人變成[illegible]的[illegible]章，只要自己還在[illegible]頭上長着，不管那一邊來的

亂都一樣的人們，究竟佔少數，大多數都是堅決抗日，替老百姓辦事的，所以中國才有了今天，牆頭草是靠不得的，我們不是聽說話看表面，是要看他的腦筋，要看行動，我們歡迎那種知過就改，堅決為老百姓辦事的人。如果自己當了牆頭草，還想在那兒搖搖擺擺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把他連根都拔起來，每一個老百姓都有權利來監督這些牆頭草！

眾：（笑）哈哈！您說的真對，說到咱心裡頭去了。

楊：好了，現在，你把他帶回去（帶金下）掌櫃的，很對不起你，往後要是還有像這樣的事，希望隨時報告。這包月餅，先放在這兒，弄清楚了再算，你們的東西，只要有人可以證明，那是沒有問題的，打破了的玻璃值多少錢，隨後一道賠你。

先生：那裡話那裡話。實在是感激不盡，這月餅您帶去吃吧！

店員：（拉了先生一把）你看你，不傻事，誰要你的！

先生：坐一會，喝點水抽顆烟吧！

楊：不，我沒有抽烟的習慣，我還有事情。（說着走出，先生等人在店裡面還比比劃劃

的說）

乙：（見人們都指指劃劃的說，很窘跑到楊面前）先生，我們這身衣裳，什麼時候換呀，穿着宅！實在不方便。

楊：換衣裳，還不太着急，我看現在還是先換腦筋吧！

乙：腦筋自然是……可是這衣裳……。

—幕—

槍

胡

（女：生氣地坐在桌旁，用肘支着下巴。）

（婿：很窘的走過來，站在女的對面。）

（女：生氣的掉過頭去。）

婿：嘖嘖嘖嘖嘖！

女：起開！別惹我生氣！

婿：你倒是生的那門子氣呢？待會兒叫你爸爸那老傢伙聽見了又當是咱們倆鬧離婚啦！

女：（堵氣）離婚就離婚，正不想跟你哪！

婿：（抓腦袋）你倒也說出一個緣故來呀！我是非常的莫明其妙！

女：你自個兒辦的事你自個知道！

婿：（裝作不知）我辦的什麼事啊？（轉笑臉）算啦，算啦，你要什麼東西我沒給你想法弄呵，你要衣裳料子，有了，你要綢子被面，有啦，你要電燙頭，電爐子，有啦

●錢，也有了，大大的，很多。吃的嘛，大米，白麵，白糖，够吃好幾個月，你不想想，要不是我每天出去活動，還不是過那種窮日子啊！往後，你就是太太了，我就是……

女：自然啦，來的容易嘛！

婿：我說，太太，這還不都是爲了你？現在一下子平步登天了，——一下子，過起了舒服日子了，不說好好的享幾天福，你倒給我鬧起彆扭來了，這這這……是何苦呢？

……咳……

女：（理直氣壯的站起來）哼！你天天晚上不沾家門，要不就是後半夜回來，你幹什麼去啦？你幹什麼去了？你說！你說！

婿：（窘狀）太太……太太……

女：（要哭）我不是太太！反正你就鬧不出個好來！要是出了岔子叫我怎麼辦？

婿：（止之）嘖嘖嘖嘖嘖！你小聲點，叫人聽見那就不名譽啦！

女：沒有不透風的牆，聽見就聽見！有什麼不名譽呢？

婿：對對，你請坐，我告訴您，你別這麼大喊大叫的……

女：你倒是說呀！

婿：我天天找朋友，天天上郭裕民郭先生家去，一會兒郭先生就來找我，你不相信可以問他，我們有「公事」，懂不懂？……這你總該放心了吧？……我當是什麼，原來是……哈哈哈……

女：（一想）哼！有「公事」（一想）我問你！那東西哪來的？

婿：你說的是大米，白面，布疋，烟土和那一大包鈔票子是不是？……

女：不是！

婿：那你是問什麼吶？

女：我是問……我只想問問你，只希望你不要瞞着我，我要你對我說老實話，我眞是替你擔着心哪！

婿：你別替我担心了，我不會瞞着你！

女：眞的？

婿：真的！

女：好，我問你，你的手槍是那來的？

婿：手槍？你別鬧了，我那有手槍呢；要叫人聽見我有手槍還了得麼？

女：真的沒有？

婿：當然沒有了！

女：那麼，你看！這是什麼？（從腰裡掏出一棵賊亮的手槍）

婿：（覩之大驚，赶過來）呵！是我的手槍！拿來！

女：（急後退，藏身後）我問你幹什麼用的？

婿：你管不着！（高聲地）拿來！

女：（驚恐地）好哇！你瞞着我去幹傷天害理的事。

婿：住嘴！

女：你當我不知道哪！我什麼都知道，前天派出所的同志來找你，說你藏着槍，我還說你是個好人，哼！怎麼你真幹起犯法的事來了，私藏軍火……

婿：（[illegible]）[illegible]？拿來！（[illegible]女之[illegible]，女[illegible]，[illegible]，搶過手槍）混賬，你想要我的命嗎？——我問你，你怎麼拿我的槍？

女：昨晚上你從半夜回來，我醒了，我偷偷地看見你擦槍，放子彈，我看你放在櫃子底下，我就……

婿：你就拿出來了？

女：嗯！

婿：（把槍往桌上一拍）你想怎麼樣吧？

女：怎麼樣也不怎麼樣，我不叫你幹這個，我嫌怕！一會兒交到區公所去吧！等人家再來搜就晚啦！

婿：我問你！別人知道不知道？

女：我跟爸爸說了！

婿：（氣得臉發白）什麼？你跟他說了？他媽的，你這賤骨頭！（打女耳光）告訴你，沒有槍，咱們還享不了今天這福哪？享够了福你想要我的命嗎？

女：（撫着臉，突然一陣悲酸，撲在桌子上哭起來）

婿：別哭！噓！——你爸爸來了，得，我算倒他媽的霉了！

（門啓，父自室外入）

父：噢！又怎麼啦？

女：爸爸！爸爸！你知道他幹了些什麼事啊？（抽泣）。

婿：（對女）你住嘴！（對父）我不瞞您說，因爲我有一棵手槍，她就跟我大哭大鬧起來，眞沒辦法！

（女欲言，父止之）

父：珍兒，你別插嘴。狗寶！槍的事，你媳婦業已給我說啦！狗寶！自打你娶了我們珍兒我可就把你當成我親兒子看啦！我滿心眼兒裡盼着你成器學好，我的珍兒能嫁這麼個好女婿，我就是死了我也閉上眼啦！……

婿：得，得，得，您有什麼話，你就直接了當地說得啦！

父：（開始有氣）狗寶，聽我的話，把你那支手槍趕快交給政府，安分守己的人要這個

沒有用！

婿：（冷笑）我早就料到你就是這句話。

父：你知道那不就結啦！咱們好任家的，一定用不着這種東西，萬一要是……

婿：（輕蔑地）我知道你們胆小，怕受了連累，得啦，得啦！你們只要給我守一點秘密，出了岔子我自個兒負責，還不成麼！

父：狗寶，你也不是不知道，前兒個區裡派出所同志業已查過一圈啦！我原以爲這是不靠實的，可誰知道你眞有一顆手槍呢？

婿：查過，我知道，査過的人家多着哪！

父：前街劉家，惠源里方家，咱們還不知道吶，人家去一查就查出槍來，人家八路軍那消息比你靈！

婿：那是他們活該倒霉，誰叫他們露了風呢？

女：你就聽我爸爸一句，把手槍交出去吧，嗯！……這人眞寧！

婿：你少管閒事！

父：我問你你留着幹什麼使喚呢？

婿：用處大的很，到時候你就知道啦！

父：這麼說，我說話是放屁。你交不交！

婿：交什麼？

父：交槍！

婿：噢，你是說，叫我把槍交給派出所是不是？

父：對了！

婿：叫我把槍交給他們呀？——我還要交他們的槍呢！

父：（激動地）什麼？什麼？你這說了些什麼話？你算個什麼東西？共產黨，八路軍到了張家口，那一件事不是爲了咱們老百姓啊？我們車站上作工的都長了工錢，組織了工會，家家戶戶都吃上了白米白麵，窮人家還分了小米救濟，老百姓翻了個身，簡直是換了一個世界，咱們的腰也直起來了，什麼話也敢說了，往年做夢也夢不到啊，你說，八路軍那點對不起咱們，八路軍幹過一件壞事沒有？你說呀？

婿：你說嘛！我聽！

父：怎麼，你不願意聽？我受了八年的罪，今天讓我說一句公平話嘛！這八年什麼滋味呀?!打關南逃到這兒來，這麼大年紀了，還得天天作苦工，你呢？仗着給日本人跑跑腿，幹些傷天害理的事，狗寶！可是你也挨過日本人的打呀！你那血性哪？是誰打跑了日本人的？是八路軍嘛！八路軍是咱們的救星嘛！

女：爸爸！爸爸！您別跟他生氣！

父：狗寶！天，地，良心，日本人灌過我涼水，罰過我錢，珍兒他弟弟吃不慣黑豆麵，瀉肚子，鬼子硬說是虎烈拉，用汽車拉到荒郊野外去活活燒死，（父拭淚，女低泣）咱家跟日本人有仇，咱跟八路軍是一條心，八路軍給咱報了仇，咱不能昧着良心辦事！

婿：（無動於衷）得了，得了，我不願意聽，你整天念叨着共產黨的好處，共產黨不能給你養老送終！我們的人多的很，有槍的主兒也不祇我一個，這當然不能跟你宣佈，不過，我把話說在前頭，你們要多管閒事，往後咱們脫離關係，到受罪的時候別

來找我。

女：（躭心的）看說的多麼嚇人！你們的人多的很？「你們」是誰呀？

婿：你先別管，委任狀已經下來了，到時候你坐上汽車當上太太，你就該笑啦！

女：（恍然）啐！我知道，區裡同志說到過，什麼……「漢奸特務」「漢奸特務」的，就是你們吧？

婿：唔！就是，不不，——什麼話，我們是正牌的！區裡那些人怎麼說的！

女：他說呀，你們這伙人專門搗亂治安，打黑槍，造謠言，到處破壞八路軍名譽，敲詐民財，怨不得你那東西來的那麼容易！

婿：喂喂！當着你的爸爸，我可給你留着面子哪！

父：狗寶，珍兒說你這些是不是真的？

婿：（安詳地）真的又怎麼樣，假的又怎麼樣？

父：（嚴厲地）把槍拿出來！

婿：（不在乎地）你瘋了？你想幹什麼？我看你是誰的爸爸，我不好怎麼樣你！你大概

不知道，我們的人已經到了柴溝堡，你聽見砲響了嗎？張家口馬上就屬於我們了！

（叩門聲甚急）

婿：（命令的）到裡間屋去！到裡間屋去！（父女入內室，婿出外開門）

（婿引郭先生入）

婿：我以為是誰呢？郭先生！請坐！

郭：（四顧）有人沒有？

婿：說吧，沒關係！

郭：（秘密地）糟啦！

婿：怎麼？

郭：槍呢？

婿：在這兒！

郭：拿來給我！

婿：是是……可是這槍我正使喚着哪！

郭：我把所有的搶都帶走，哪個地方，拿來吧！將來還可以還給你！

婿：怎麼啦？

郭：怎麼啦？搜查的來啦！正往你這兒走哪。

婿：真的？……那咱們今兒的事還辦不辦呢？

郭：什麼事？

婿：你看你怎麼忘了，不就是前個，那個燒那個火輪車的事……

郭：年頭不同啦，往後錢幾天變！昔日的「頭兒」叫人家給看起來了，怎麼你還不知道？

婿：（驚慌的說不出話來）那前後給的那些東西，那些錢，可都在「頭兒」那兒哪，小[illegible]蠻他們呢？

郭：涼鍋貼餅子……完啦！

婿：那他們都知道咱們的事啦？

郭：那！我怎麼知道呢？（倒是把[illegible]我哪）！我得快走！

婿：那您得管我 要是[illegible]？

郭：我這自個兒還顧不過來吶！

婿：那……

郭：你別雞巴嘮叨啦！快把槍拿來！

婿：（把槍拿出來，一想）我知道！你也想逃路，不把我坑了不說，臨走還想拐我的槍，沒那麼容易，什麼鬼怪的來了，你嚇唬誰，我才不信呢！前面咱們隊伍打的那麼凶，八路軍還顧得了搜查咱們？

郭：你別做大夢了，你想馬上咱們的人開進來好作大官，哼！就憑咱們那把子人？咱們的人跟八路一照面就全「嘩啦」啦！這會兒早不知道退到那兒去啦！

婿：真的？那不是給咱們一下子切斷了？這不糟啦！快想個門道吧！

郭：瞧你那個鬆樣！說話就泄了氣了，屎殼郎爬竹竿，到那節說那節。先把槍挪個地方，看看風頭再說。給我呀？我不像你那麼鬆！我不靈！

婿：（把槍交給郭）………

郭：糟了，我得快走，混蛋，這麼不痛快！（欲走）

（父衝上攔住門）

父：你是幹什麼的？把槍留下。

郭：你是幹什麼的？起開！起開！（推父）

（父倒地喊「來人哪」婿撫其口，塞以手帕，女自室內出，驚懼異常）

女：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郭：不准他們喊，我走啦！……（下）

婿：（威脅地）一會來搜查的，問你們，你們就說沒有槍，聽見了沒有？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室外聲：「不准動，手舉起來」）（槍栓聲）

同志：（出現在門口，一顆油亮的手槍傲然的翹在手裡）

婿：（不由自主的舉起了手）

（女高興的把父親口裡的手帕取出攙起父親來）

父：（見同志）噢，諸位來的正好！再晚一步那顆槍就叫壞人拿走了！

同志：老先生不要害怕，沒有你們的事。（向婿）你叫趙望愉嗎？

婿：（點頭）我……是……是……我是好人……

同志：我們知道你們都是好人！你們在東山坡搶過人家十幾疋布，你們冒充八路軍跟慶豐小舖詐過錢，打黑槍傷害人命，你幹了不少好事，這些寃枉不寃枉你？

父：狗寶！狗寶！好大胆，你搶東西，你殺人，你這不成了土匪了嗎？

婿：這可不是我幹的，這是別人編的謠言！我……我……

同志：對對，你不提我倒忘了，你們還編謠言，說八路軍長不了。趙望愉，你別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們的秘密活動擾亂社會治安，跟那些偽軍賣國賊取得聯絡，陰謀不軌，你們是想錯了！告訴你！張家口是人民的張家口，八路軍有這力量打下張家口，就有這力量保衛它！就有這力量肅清你們這些漢奸特務！把他帶起來！（一戰士過來拴婿）

婿：我不是漢奸特務，我不是，我是他們支使我幹的！

同志：好，好，把那個帶進來！（一戰士押郭上）

同志：（問郭）你上他家來幹什麽？他是你什麽人？……

郭：你們都知道了，還問什麽？但求饒我一命！

郭：（不由跪下，口吃地）先生！先生！以往我錯了，受了他們的利用……唉……！我求您，您高高手，我這一條命就過去了！我知道貴軍的主義是寬大政策，我求您一寬……寬……寬……

同志：起來！起來！不錯，我們是實行寬大政策的，可有些壞傢伙不了解我們的寬大政策，以爲爲非作歹也可以得到寬大，更加明目張膽，胡作非爲，告訴你們對於那些死心塌地，不思改悔，而仍然作破壞活動的漢奸，特務，只有依法嚴辦，決不姑息，像過去槍斃的賈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有這樣，才能使老百姓心服，才能爲民除害。大家才能過好日子，對於那些能夠認識過去作錯了，願意改邪歸正的人，我們不處罰，我們給他機會，讓他自新，決不是隨隨便便寬大的。二位請跟我走吧！你的那一夥朋友們，一個不少都在我們那裡等着你們哪！

[illegible]！

志：……，[illegible]？

父：同志！這孩子，你還說他怎麼辦吧！這個不爭氣的混蛋東西，……諸位把他帶去，

我要早知道他，我就早把他捆起來送去啦！

女：爸爸！爸爸！

父：噢！同志，他是有槍械，剛才也（背部）拿去了！

同志：在這裡，從今以後，這槍械就該給老百姓們[illegible]！走吧！

——幕——

看看再說

胡朋

○時間：一九四五年中秋節前的一個上午。

○地點：張家口，某區某住家室內。

○人物：張老太太：五十多。

媳　婦：二十多。

兒　子（大釘）：二十五六。

區工作人員：二十多。

○景：有炕，炕上有破箱子被褥，地下有桌椅等物。

○開幕：張老太婆在翻箱倒櫃收拾東西，一面把自己身上的毛衣脫下來，媳婦在一旁收拾零碎東西。眼看婆婆一連脫了三五件，毛衣，絨衣，帶袖的，不帶袖的，還有日本女人穿的短綢子衣服。

婆：來呀，幫我脫呀！幫我……呵嚏！呵嚏！

媳：媽，您看您都凍着啦。您別脫了，人家不要這衣裳，人家檢查軍用品哪！

婆：剛才把大釘叫了去，不知又檢查什麼！說不定什麼時候撞進來都拿走了，呵——嚏！

媳：不是，剛才是洋車工會請咱們拉洋車的今兒晚半響開大會哪！

婆：也許是拔兵哪。

媳：不是，說工會開會滅車份，滅房租！……對了，媽，您別都包起來，咱們房錢到日子了，留在外頭一兩件，賣了好交房錢哪！

婆：嗯，別聽那些，滅這個，滅那個的（偷偷爬在窗上向外看了一下）我活這麼大年紀，看見的隊伍可不少，就沒有一個好的，也許八路軍好一點，這誰能摸脾氣呀，看看再說吧！

媳：看起來挺好，前兒個牌長說登記災難戶，領賑濟糧哪！

婆：什麼賑濟糧？

媳：（過來折疊衣服）八路軍給窮人發小米，兩三口人就是六七十斤，越窮的越發的多。

婆：有這事？我這一輩子也沒聽說過，要說窮，這一條胡同屬咱們啦——唉，別忙，看看再說！

媳：我看見周大嫂他們吃啦，膠黃的小米，日本在那會兒，買也買不着哇！

婆：甭說小米啦，買那麼點紅土似的高粱麵，等個三天五夜不說，你看看挨那擠，挨那捧，受那凍就別提啦，唉！真是沒少受那罪呀，呵嚏！（抹了抹鼻子，擦了擦淚）別是你大嫂他們有門子吧？咱們一個窮拉洋車的誰也不認識，人家還白無故就給了？

媳：聽他們說就是給沒吃的主兒嗎！牌長說給咱們登記上，叫咱們領去哪！

婆：可誰叫他給登記上的，唉！先別忙着領，看看再說吧！你快去拿鐵鍬挖坑吧！（媳應聲下）

婆：（向窗外看，自語）這地方兒倒挺難找！

媳：（上）挖在哪好？

婆：就在桌底下吧！

媳：這一進門就看見啦，還不如院子裡好呢！

婆：那麼一大院子人，你敢埋呀！

媳：嗯（動手挖）

聲音：張大嬸在家吧？

婆：誰呀？（向窗外一瞧）噢！房東啊！（趕快迎出，媳婦急忙把東西用被子蓋住）

婆聲：您來取房錢來了？您看屋裡挺髒，我也不好讓您進屋坐！

聲音：有啦！您這房錢昨兒到的日子，眼時這房錢漲的厲害，咱們老街坊啦，咱們少漲點，這月您多掏三十吧！

媳：唉！（繼續挖）媽！人家的房錢都往下落，怎麼咱們住房還漲這麼些呀！

聲音：咱們誰跟誰呀！漲還漲了多少？眼下這人口多啦，買賣地兒都鬧了張，這市面的房子不夠住不是？得了，我等着使錢。要不我也不來取，怎麼着，我帮着吧！（笑

聲）

婆聲：唉喲！今兒還是不湊手兒，往前也沒短過您房錢，這只有六十，您先拿着，剩下的明兒叫大釘給您送去！眞對不起您哪，有空來這邊歇着。（入）又加了三十，屁股大的一間房，一個月就是一百多！眞是住不起！

媳：媽！周大嫂的房錢往下落，怎麼咱們倒漲呢？

婆：這一個月光指着拉車這麼點掙項，就這點房錢，水錢，車份就給「絞咕」光了，三四口人，今冬天我看得喝西北風！

媳：那不成！咱們也得減？

婆：啊嚏！看看再說吧！（大釘上）你今兒收車怎麼這麼早哇！

大：差不多都收了，一會洋車工會開會，我惦記着聽聽，剛才你們要減什麼？

婆：哪兒啊，咱們這房租又漲了三十，家裡就剩了六十，都拿去了，答應明兒給他送去。

大：沒那麼便宜的事！誰家房錢都落了。單咱們漲了，還有，車廠老頭子也跟我使軟招

兒哪！他說就照原價；九十，不漲不落，老由我拉，聽起來倒是挺好，好！我這麼一算，一天我比人多交三十，這一年一萬多就幹進去啦，我沒答應他！

媳：（放下鉄，跑過來）那怎麼着，不拉這車吃什麼呀！

大：我打算參加洋車工會，他不敢不叫拉。

婆：別忙！看看再說！

媳：「看看再說！」「看看再說」，您就會「看看再說！」

婆：我是怕鬧騰鬧騰再沒你的車拉嘍！

大：不會，咱工會提出減車份減房租，保險有車拉，咱們民主政府給作主，不怕！

婆：工會什麼人管着？

大：有周大哥，李大哥……七個人哪！都是拉洋車的選出來的。

媳：我說周大嫂家膠黃的小米粥，白饅頭，牛肉絲炒芹菜……怪不得哪！什麼都減啦，敢情好過！

大：媽，參加工會有好處，你老是一死不讓參加。

婆：啊噓！你周大嫂他們是這麼好過起來的？

大：可不就是嘛！

媳：（高興地）那咱們這會兒參加還行不？

大：誰知道呀！

婆：怎麼？晚了？人家不要哇？

大：我去問問去！（下）

婆：（忽然）光顧說話，連收拾東西也忘啦，啊噓！大釘在家，也沒叫他躲挖一會兒！

媳：媽，天快黑了，也許今兒不檢查啦。（院子有人聲）

婆：（爬在窗上看）來了，來了！來檢查了！咱們這東西往那兒藏啊！（又看）哎呀！來啦！（趕快把小包袱結起來）來啦！我的老天爺，這可怎麼好啊！

聲音：張大嬸，區裡來檢查啦！

婆：（一壁收拾，一壁強笑着）請，請進吧！

（區幹部入）

婆：快搬椅子，拿烟！

區：別忙活，我不吸烟（在屋裡看了一下）你們家要有槍械子彈，軍衣被服什麼的……

婆：喲！可不敢有……快沏茶！

區：不客氣……喂，刨坑幹什麼？

媳：（遲遲不能答）

婆：噢！啊噠，打算把缸弄進來，天氣冷了，怕凍了……

區：（指坑上衣物）是不是打算埋東西，哈哈，一層包袱皮不怕漚爛了麼？

婆：（不自然的笑）不是……啊！嘿嘿，啊噠，這竟是些破衣裳爛套子，您看看，要不，您看着好您帶着！這是毛衣，兩件髒衣裳，您喜歡什麼您自己挑吧！（畏懼地守住衣物）

區：老太太，你把咱們政府看成什麼啦！原先日本在這兒，警察隊特務們到處欺侮你們，拿你們東西，八路軍來啦，是自己人啦，可不能拿應付警察隊的辦法來應付咱們哪！咱們是為了老百姓的，能拿老百姓的東西麼？五十萬斤小米都發出去了。再說

滅了房租車份，取消苛稅雜捐，成立工會農會，不都是爲了咱們受苦的老百姓麼？八路軍在前綫流血流汗，拚死拚活，不都是爲老百姓麼？要沒有八路軍，你們這會還不是受日本人的氣麼！你們別怕！八路軍不拿你們的東西！

婆：啊噫！啊噫……

區：老太太着了涼了！秋天了還穿單袱兒？這毛衣爲什麼不穿上呢？快穿上吧，別凍病了！

媳：（笑了）我媽怕……

婆：（拉了媳一下衣角：）我怕……我怕……啊噫！我怕熱！

區：你們挖這坑打算幹什麼？你們別怕，我們檢查的是軍用品，老百姓的東西，我們不能動。軍用品老百姓用不着，叫壞人弄了去還是老百姓吃虧！交給政府呢，可以拿來打敵人，打土匪，保護咱們。

媳：沒有那軍用品。我們這個坑不瞞您說，是打算埋這包袱的，好容易化錢買了幾件衣裳怕給拿走……

婆：這會兒我可不怕了。

區：我們檢查戶口，一方面檢查軍用品，一方面和你們認識認識，了解一下你們的情形，好給你們解決困難，你們家幾口人哪。

婆：三口，兒子，媳婦，我。兒子拉車，我們娘兒倆沒事作點外活，貼補着，唉，車份房錢………開銷大，不够吃喝！這條胡同屬我們家窮了。

區：你們領了救濟糧麼？

婆：登記了，沒敢去領。

區：為什麼呢？

婆：怕拿不起錢，您不知道，日本人在這兒，不是時興「配給」嗎，配給了就派大款，還不够賠的呢，都派怕了，哪兒敢要哇。

區：咱們自己的政府可沒有這一套，對，趕快到抗聯會去領吧！

婆：那可好極啦，多虧您說給我們，還有這房錢，車份，我們比誰家都多，能不能減點呢？

媳：您費心給我們減點吧！

區：你當家的參加工會了麼？

婆：唉！我那會兒心眼沒轉開，沒讓他參加。

區：讓他參加了吧，減車份減房錢的事向工會一提，就可以減了，主要是靠大家〇的力量。

婆：這會兒參加還行麼？

區：怎麼不行啊？工會是工人的會，是工人什麼時候都可以參加。

媳：那可好啦！

區：好，有工夫再談吧，我還到那邊檢查去！

婆：先生您再坐一會兒！咧噥！

區：老太太，以後叫我同志吧，可別叫先生！您穿上件衣裳吧！別凍着，我走了，再見別送。

婆：往後來這邊呆着，先生………（區幹部下）

媳：媽，人家不叫先生！………

婆：聽這位先生，說話真是太情入理兒的，把坑塡了吧！

媳：媽！人家同志說的句句都是咱心裡的話（塡坑）。

婆：這樣的軍隊我真是沒見過，要早知道，也不費這麼大的事了。

（大釘背口袋上）

婆媳：你回家啦？怎麼樣，參加了沒有？啊嚏！

大：參加了，（放下口袋，擦汗）

婆：啊嚏！

大：媽，你凍着了，好好的衣裳穿脫也得蹣！

婆：我……我……啊嚏，我穿！（穿衣，穿了一件又一件。）

媳：媽，您不看看再說啦！

婆：又叫你抓住理兒啦！——你背的那是什麼？

大：米。

婆媳：那兒弄的？

大：聽我說呀，參加工會啦，開了個會，有拉車的，有車主，有房主，可熱鬧啦！房錢，車份，都減啦，房東說房錢也不漲啦，這六十塊錢就够啦！他知道不減也不行，都學機伶啦，車份減了二十，往後，咱拉這車，除非自個不租他的車，他才能另租給別人呢！

媳：啊，這往後日子就好過的多啦！

婆：這米是配給的呀？

大：不是，我開完了會，我就跟工會主任周大哥一提，他說：『你還沒領麼？』我說：『我媽不叫我領……』

婆：你好哇，你到工會去編掛我！

大：您聽啊，他就叫我去領，本來區裡說天黑了，明兒領，我說明兒我得出車，沒工夫那位同志二話不說，就給我領了。

婆：啊噫！我活了這麼大年紀，可眞沒見過這麼好的官！我眞信服八路軍了！辦的事樣

樣都爲老百姓，人家說這都是共產黨的主意！趕明我非買上點心去謝謝這位共產黨共先生不可！啊噫！

大：媽，共產黨就不是一個人，到處都有共產黨，領着咱們過好日子，領咱們窮人翻身。

婆媳：那咱們就永遠跟着共產黨過好日子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幕——

中秋佳話

流笳

時間：中秋

地點：解放後的張家口小商人家。

人物：父親，女兒，商人某，八路軍女同志。

在門口

女兒，冲冲的向外走，父親隨後趕過來。一把拉住她：

父：隨說着不讓你去，一轉眼你就溜了……

女：為什麽不讓我去，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怕跑丟了，怕汽車軋了……我就老在家呆一輩子！

父：唉！……誰說叫你在家呆一輩子，早晚還不得把你許配人家……

女：別給我說這些個……

父：常言說的好，女兒是人家的，兒子是自己的，可做爹媽的，總得往正道領你，也免得將來嫁了人，叫人家說咱家教不好。

女：我往什麼不正道上走啦，你說？……八路軍來了，咱們婦女成立聯合會，給咱們女自己辦事，有什麼不好？你老盯着我，不叫我去。

父：不叫你去，準有不叫你去的理兒。

女：什麼理兒，咱們找八路軍評評去！

父：幹什麼，孩子，你拿八路軍嚇你爸爸啊！我可沒說八路軍不好啊！

女：好，你為什麼不叫我去？

父：唉，孩子，你怎麼不明白，非得叫我明說出來。

女：你明說吧，我不怕。

父：你不怕，你爸爸可怕。

女：怕什麼？八路軍又不是不讓人說話，不讓人……

父：得了，得了，八路軍不打人不罵人，跟老百姓和氣，這我都知道。

女：知道你爲什麼不放我出去，不叫我去婦女會開會去？

父：你別嚷好不好？叫人家聽見……

女：我不怕人聽見，日本人在這兒，偷偷溜溜還得出去，八路軍來了，大明大擺的倒不敢了……

父：你別說了。

女：日本人逼得你要這個捐那個稅，逼着你非關門不行，還不叫你關門，買點貨着多大難，賣點貨又遭多大難，你咬着牙還得開張，這會兒人家勸你開張，有什麼難處幫着你辦，你不知道怎麼就不開張。

父：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女：怎麼不管，這會兒講民主，大夥的事大夥兒辦。

父：什麼，你跟我講民主？你跟你爸爸講民主？

女：誰也是一樣。

父：一樣？等我死了你再一樣吧，沒見過你這樣的毛丫頭，哼！走，跟我回去。

女：你的事就不管，我的事你爲什麼非管制着，我要自由。

父：胡說八道，你眞辜負你爸爸爲你操的這份心呵，什麼自由，你打算着你爸爸是那舊派的舊人物，多少還接受了點文明詞：『新思想』。

女：什麼新思想，是老腦筋不開化。

父：啊！你敢說我老腦筋不開化？

女：我怎麼不敢說，日本人在這兒，我什麼都不敢說，日本人走了，八路軍來了，講平等，我自己的爸爸橫豎不能再壓迫我。

父：你剛學會一點，就跟你爸爸滿口裏的新名詞，什麼叫『壓迫』呀！眞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

女：你不壓迫我，爲什麼開會你不叫我去，整天價不讓我出門。

父：咳，爸爸這一片苦心你眞不知道嗎？

女：什麼，不知道，哼。

父：知道就行，那不是爲你好？

女：爲我好！日本人沒一樣爲咱們好的，你聽了日本人的話，就信了……

父：胡說八道，我什麼時候聽了日本人的話？

女：聽了壞人的話，怕我出門，參加了婦聯會給『共』妻了，你說是不是？

父：這不是爲你好哇！

女：人家就不是那麼回事，人家那女同志可多了，沒見那個人給共了。

父：你才知道多大點。

女：我知道的不多，可我都看見了，你知道的多，你見了沒有！

父：得了，別說了！……

女：你不敢出門，怕八路軍調查你，舖子也不敢開，把存貨都埋起來，連個八路軍都不敢見，見了也淨說些假話，淨說窮，過不了啦，怕人『共產』，你……

父：這不也是爲你好，我沒兒，苦拔苦業掙這點家業還不都爲你，萬一……

女：我不稀罕。

父：我咳，我可沒把貨都藏起來，你別給我這麼大嚷大叫的！

女：我偏要說，你這個想法對不對？

父：不管對不對，反正我要看看風聲。

女：你看看行了，反正不叫我出去就不行。（向外走）

父：你回來，這不像話，眞是傻了頭。

女：我看是你傻。

父：別管誰傻，反正不叫你出去是爲你好。

女：要不咱們找個八路軍同志問問，看好在那兒？

父：八路軍不管咱們家務事。

女：怎麼不管，八路軍什麼都管，連命還都是八路軍救的哩。

父：你就這麼信服八路軍。

女：誰待我好，我就信服誰，你不信服八路軍啊？

父：胡說八道，我可沒說不信服，八路軍呵，你信服八路軍，也不能就不信服自己的爸爸了！

女：我信服自己的爸爸，也不能不信服八路軍。

父：嗬！瞧你這個嘴頭多利害，難爲你還念了幾天書，學會跟我抬槓了！

女：那……

（外面喊：「敬齋在家嗎」？）

父：誰呀？別說了。

（外面喊：『是我』）

父：屋去吧，我看看是誰。

女：我不（向外走）

父：（一把拉住）回去，這丫頭……

（商人某登場）

商人：（見勢）怎麼：大姑娘，生氣了？

女：（不語）

父：呵！掌掌櫃，到屋裡坐吧，（對女）去給大爺沏壺茶。

女：（一扭）

父：去、看這個沒規矩勁兒，回頭咱們一塊兒出去。

女：（一溜下）

（商人某與父入室）

父：今天怎麼這們得閑？

商人：小雲怎麼了？

父：小孩子，要把戲唄！

商人：敬齋，怎麼還沒開張？

父：對了，開了也沒什麼可賣的，還不如等等看看。

商人：我那個鋪子可開張了。

父：生意還好嗎？

商人：不錯，告你說，自打八路軍這一來商會開了幾個會，咦，你怎麼不去呢？

父：我……

商人：沒接到通知嗎？

父：接到了，正趕上有些事情。

商人：咳！可惜可惜，人家講的是條條是道，句句是理，可別看人家穿的是粗布衣裳，那肚子裡可是滿腹經綸，一片爲國爲民之心，簡直是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軍隊和政府。

父：哦，都講的是什麼，你給我學說學說。

商人：講的是自由買賣，叫咱們做買賣的早些復業，繁榮市面，取消了日本人那套什麼組合，配給，市場，那些鬼門關，取消了定官價，强收買、門戶捐，飛機捐，牌照稅，批發稅，發行稅，出門稅，獻金，獻銅，獻鐵，報國捐，教育附加稅，大東亞聖戰捐……你反正這一切苛捐雜稅一概取消。

父：啊，好，這咱們靠商業維持生活的，可有個混頭了。

商人：還是明的，暗地裡日本人，經紀警察，特務的掠索，沒收，明搶栽贓更不用說了也一概取消。

父：當然，當然，喂狗的跑了，狗還不各奔西東嗎？哈……

商人：自然嘍，人家八路軍講的是公買公賣，買東西連價都不還，這麼一來，我明張了

，是幾天的買賣，抵得過以往一年的賺頭。

父：就這麼幾天？抵得過去一年的賺頭？

商人：你想，這一大堆捐稅取消，有貨就能買有貨就能賣，再加上正趕個節氣，娶家口這一解放，老百姓都翻了身了，誰還不喜歡呢，貨倍好賣說，一天那買貨的就川流不息，真是利市三倍。

父：買在這個樣兒，那麼看幾成利。

商人：看一分利吧，利不利的是小事，八路軍這一來，不受氣，不担心受怕，不挨打挨罵，賣了貨還賺錢，這簡直是八年多第一回，就連日本人沒來這兒，也沒有這麼好，什麼叫解放，這就是解放了！自由買賣！

父：嗯！嗯，賣的是什麼票子？

商人：蒙疆票啊！

父：……，那不是等於………

商人：政府也有佈告，邊區票是法幣，蒙疆票是不合法的。

父：啊，蒙疆票不合法哪！………

商人：蒙疆票是日本出的，是日本把咱們老百姓一滴血，一滴汗，辛辛苦苦賺來的糧食，棉花，皮毛，換了去。給你一堆廢紙，八路軍和民主政府可沒這份權利替日本換廢紙………

父：糟了，糟了我還有………你可說，這簡直是傾家蕩產………

商人：不會，不會………

父：怎麼不會，說不花就不花，說作廢就作廢，本來嗎………唉………

商人：想錯了想錯了，要作廢的話，爲什麼一來不作廢呢？那就是爲了老百姓使用方便，將來會什麼東西也買不出來，成爲廢紙。可是八路軍和民主政府一定會有妥當的辦法的。

父：眞的這樣嗎？

商人：嗯，八路軍民主政府是言行一致！說到那兒做到那兒，處處爲老百姓打算，還一點，我敢確信無疑，這些日子賑糧放款，救濟貧民，恢復社會秩序，學校也都開課

，這還不夠明白嗎？你就放心吧。

父：放心是可以放心的，不過，咱們的財產恐怕要受到損失！

商人：你沒有看到佈告嗎？往後私人的正當財產，還加以妥善的保護。

父：正當的財產，妥善保護，咱們這都算正當財產吧？

商人：咱們是老不歇心，少不歇力，販本販力賺來的自然算了。

父：那什麼算是不正當的財產呢？

商人：日本的，漢奸的，他反正不是搶就是奪，不是霸佔就是陷害咱們老百姓得來的，自然算是不正當財產，不僅不保護，而且還要沒收充公。

父：他們是不是要……

商人：什麼？

父：少軒你跟他們打了交道，沒露出那個口氣嗎？

商人：什麼口氣？

父：（低聲地）：『共產』！

商人：哈哈，對了對了。

父：呵！是眞的嗎？

商人：我先前也跟你想的一樣，這可見『百聞不如一見。』咱們中了日本人的毒太深了。

父：怎麼？

商人：太深了，怪不得你不去開會，寶號也不開張，也是爲了這個吧？

父：嗯。

商人：可見日本人的毒，把中國人害到了什麼地步，他跑了，他的毒還在咱們民間蔓延，說八路軍『共產共妻』，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八路軍一來，我也是揑着一把汗，老實說每天都是提心吊膽，可是經過開了幾回會，前天又參加區裡的座談，心裡的疙瘩算是解開了，……

父：怎麼解開的？

商人：人家怎麼說，中國是個落後的國家，是個……對了，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國家，多少年老百姓就受着這兩個東西壓的喘不過氣來，弄的真是農村破產，百業凋零，就拿咱們開個鋪子的說買點貨，要受多少層剝，不用說受外國貨的排擠的，中國貨就沒法出賣，加上這個捐那個稅，當官的，舊軍閥，地面上的，那個不比咱高一頭，壓在上面，那個讓你好好的發展商業，不用說把買賣做起來，求個發達，不擠垮的關門，勉強維持，那就是萬幸。

父：唉，這是實話，彼此都是過來人，這幾年在日本人管制下，沒弄到完全的破產，唉，該說是托天之福……

商人：這會兒日本人給打跑了，可是想恢復舊有的規模，從新振作起來，必須排除這些障礙，求得大大的發展，八路軍民主政府怎麼會看不到這一層，不僅不會「共」，還要幫助發展呢！

父：嗯，有些道理，那怎麼個發展，他們沒說嗎？

商人：那……對了，晉察冀日報，有一篇「關於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文章，我到是研究了一下。

父：那上面又是怎麼說的。

商人：對……

女：爸爸，你叫我去吧，（女兒端茶上）去晚了，叫人家笑話。

商人：到那兒去？小云

女：到婦聯會開會去，我爸爸就是不讓我去。

父：我多咱不讓你去啦，這孩子……

商人：就是，可得叫他們去，婦聯會是婦女自己的團體，多去了能夠換換腦筋，學些事情，年青的要趕上潮流……

女：可我爸爸說叫我去了，怕……

父：得了，得了，去吧，這孩子。

女：（對商人）張大爺，你坐着（跑下）

父：喂，小云，可要早點回來呀！（轉身）這丫頭，少軒，咱還談咱們的正經事，你剛才說的「發展……主義」來着？是怎麼回事？

商人：對了……『關於發展私人資本主義』這個問題……你這兒有報嗎？

父：沒有！

商人：那，這麼辦，我去找找報去，回頭來彼此研究。

父：唉，少軒，我去吧。

商人：一樣一樣，這是爲了咱們自己的利益，關乎國計民生，這該把它弄個明白。（下）

父：（自語）嘿！自做聰明，眼看着一盤好生意，竟讓別人做了去，十幾天的買賣，抵得這一年的賺款，三萬二，四千五，唉，白扔了，白扔了！不過……盼望着張少軒說的話，都是真的，那『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看八路軍這個來頭，也不會是假的……（八路軍女同志登場）

女同志：老先生。

父：啊！

女同志：老先生這兒是東斜街嗎？

父：啊，是，是。

女同志：老先生七年以前，這西斜街九號，住着一個宋寬的工人嗎？

父：怎麼，不認識他嗎？

女同志：認識，打小時候就認識他。

父：嚇，他早就搬走了。

女同志：搬到那院去了。

父：咳！提起來話就長了。

女同志：（若有所思）

父：十幾年前，宋寬就住在這西斜街九號，是我的鄰居，我那時候還是給人家跑外櫃，每天他從鐵路上下班回家我從櫃上到家，總是在一塊兒喝酒談天，他一肚子委曲對我說，我一肚子冤枉。跟他談，一來二去，我們倆成了知心的朋友。

女同志：原來老先生跟宋寬是朋友。

父：嗯，這話頭一個月我還不敢說。

女同志：為什麼？

父：咳，日本在這兒，說這話担着關係呢！說不定又是幾條人命。

女同志：嗯。」

父：……就這樣，我們倆相處十幾年，幾回事變，我們都沒跑散過，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來了，不知怎麼把他給調到下花園去，改在煤窯上做工，他也就得說是沒有辦法，『走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帶着他的女人孩子上了火車。

女同志：他的孩子也去了。

父：去了，那年她才十四歲，一個怪機靈的女孩子呢！往後咱們就永遠沒有見過面，每逢過年，過節，通通信說說苦日子。

女同志：後來呢？

父：後來……七年前也是這八月節前後，鐵路局的人說，他給日本人辭了，他的女人也病死了，他一個人扶養着小孩，賣小工熬過了一個秋天，後來又不知為了什麼，說他鼓動罷工，叫憲兵隊抓去，秘密地給攪死了，剩下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孩，無依無靠。

女同志：（眼淚汪汪的）

父：同……同志，你……

女同志：老先生沒去看看他嗎？

父：誰？

女同志：那個小女孩。

父：我假裝着辦貨去了一趟，可是沒有找見他，也沒打聽着下落，有人說他一個人要飯吃走了，有人說給人救去，呆了一天一夜我也就回來了，以後的事情，就沒有一點消息。

女同志：他叫什麼名字？

父：小鳳！

女同志：小鳳，有多大了？

父：噢！……七年前他十四，今天要活着怕是廿幾了！

女同志：老先生還會見着他還認識不？

父：也許……記不得了，從這兒走的時候還是個孩子，一晃七年了！

女同志：他來了！

父：誰？

女同志：宋家的那個小鳳。

父：什麼？小鳳來了，她隨着八路軍來了？

女同志：嗯！

父：你認識她？

女同志：認識她，熟的很。

父：原來啊！這孩子還活着，那麼她在那兒呢？

女同志：她就在此地。

父：就在此地！

女同志：她就在你跟前。

父：啊（在注視着）那麼你……

女同志：嗯，我就是你說的那個小鳳，就在我父親給敵人絞死的那天，我一個人，沒有

家，沒有親人，冬天來了，我還是穿着破爛的單衣裳，迎着西北風，在大街上求爺爺告奶奶討一口飯吃，可是誰給呢？兩天我實在餓的慌，走不了道兒，就倒在道旁邊，沒想到八路軍的同志看見了，把我救起來……

父：八路軍，八路軍是救命恩人呵，我那……

女同志：他們把我帶到山裡，給我吃飽了飯，穿上了衣裳，教我念書，教我懂得抗日的道理，給我父親報仇，一直培養我長大成人，並且結了婚。

父：呵呵，怎麼你們八路軍的女同志還結婚？

女同志：嗐！這眞是——我告訴你，咱們八路軍在男女問題上，一向是很嚴格的，我們實行的眞正的一夫一妻制，絕對不像敵人所造的什麼「共妻」那些謠言，日子久了你就會知道的！我的男人這會兒在前方打仗，他是個連長，本來想等他回來，一塊兒來看看你老人家，這七八年的工夫，我沒有忘記你老人家！……

父：呵！小鳳眞像一場夢，你大娘沒死的時候，還天天的念你。

女同志：怎麼，大娘死了？

父：[illegible]，你的情隔，也是去年這時候腦袋疼拔了兩罐子，給日本看見了硬說是虎列拉，用汽車拉到西山坡，灌了一陣子石灰水，活活給凍死了！……唉，小鳳，要不是你們來！咱們老百姓，今年冬天就不定活過去活不過去！

（商人拿着一張報登場）

商人：敬齋這一回你的疑問總該冰釋了吧！

父：怎講？

商人：八路軍稱得起救苦救難，拯黎民於水火中，一件事情是這樣，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你們姪女可以給你證明了吧？

父：怎麼，你已經知道啦？

商人：是的，當你們談到宋寬的時候，我已經就借了報紙回來了，因為不便打攪，來了個隔牆有耳，很對不住！

父：那就不用我介紹了吧？

商人：（趨前）同志，我不該攀大，令弟宋寬在世的時候我們也都是一末子的人。

女同志：嗯，我彷彿還記得一點，不過那時候，金先生比現在要胖一些。

商人：唉，說實在的，我們沒來以前，在大街上走走，看到的人，一個個都是「形容枯槁，面有菜色」，吃的是黑豆面，高粱面，穀糠面，帶皮的包穀面，連殼的莜白面，怎麼會胖！

父：日本人把中國人眞是折騰的……

商人：什麼折騰簡直就不拿你當人。

女同志：抗戰勝利了，八路軍來到這裡，過去的日子是不會再回來了！

商人：也不能夠再有那樣子了，不過總還有些人，心裏蠢混，對八路軍抱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你能不能把你們在山裡邊的事情講給我們聽聽。

父：對對，小鳳，你給咱們講說講說，這八年日本把眼睛矇住不算，連心都給握黑。

女同志：講那些事情呢？

父：你就講吧！不管是從那兒講，我們聽來都是新鮮的！

商人：對對，不管是從那兒講眞是『內容豐富，驚天動地』說個笑話，你們剛來，就這你們穿的厚底鞋，咱們談起來就是半天哈……

女同志：你們剛才講的是什麼事情？

商人：我們剛才是研究着，「關於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你看！這不是這篇文章嗎？別的到沒什麼？就是看怎麼個發展法，敬齋還有些疑問。

女同志：嗯，在老解放區，我們不排斥私有財產，我們還大大的鼓勵私人工業商業，幫助他們發展，保護他的發展，當然在技術條件上是差得多，但由于這種辦法好，所以一些私人經營的公家經營的工廠作坊，在業務上都很發達，就以蔴廠來說，在阜平縣王快鎮就有六十來家，每月都能賺到很多的紅利，在土地問題上，我們實行了減租減息，這樣的政策使得廣大的老百姓有地種，有飯吃，參加抗戰發揮力量，不再是農民勞累了一年，收穫了糧食，一大半都交了地租，弄得一家子吃不飽穿不暖的，並且有時候還把地給收回去不讓佃戶種，另一方面也執行交租交息的主張，保證了地主的所有權，收得租子，這樣一來，有地的，種地的都有好處，使得大家團結起來，對付敵人……

商人：噢原來如此，這是好辦法好主張，敬齋你聽清楚了嗎？

父：聽清楚了。

女同志：因爲這樣，在老解放區，這麼長白鬍子的老農民，也唱起歌來，五六十歲的老太太在大會上能够發表自己的意見，十來歲的孩子，在村頭上拿着紅櫻槍站崗，盤查行人……

商人：呵！這麼大年紀唱歌，哈……妙極妙極。

女同志：爲什麼會能這樣，正因爲老百姓的光景過好，實行了民主，男女平等，人人自由，大家都知道爲什麼要抗日，爲什麼要做活，……

商人：老百姓不整天的爲衣食擔憂，都幹起什麼來，人心眼裡就痛快，對對。

女同志：在工商業問題上，不管是本國人，外國人的買賣，凡是帶有獨佔性質的，或者規模太大，就像是鐵路，銀行……一般人也辦不起來，由國家來經營，因爲這樣，才不會使私有的資本操縱國民生計，壟斷，囤積投機，損人利己自然也就沒有了。

父：[illegible]受了「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虧，可太大了。

女同志：除了這以外，還有合作社，和私人經營的兩種，老百姓在自願和需要的情形下，組織起各種合作社，比如農業的，工業的，商業的，生產消費的，各種各樣，大家入股，大家管理，大家分得利潤，便利生產，也便於發展業務，好處就更多了！

商人：眞是「頓開茅塞，得益匪淺啊」，敬齋，將來咱們還可以集合些股金大大的發展一下哩！

父：唔唔！這眞是新局面啊！

女同志：另外就是私人的經營，無論是工業，商業，只要不壟斷市場操縱市面，並只要對老百姓有好處，都可以大大的發展，如缺乏資本，沒有原料等困難，政府都可以幫助你解決，貸款，借給糧食，在技術上指導，便利你的發展，這麼一來，生產提高啦，商業發達啦，市面繁榮啦，對公，對私，對人民都有好處，全中國都這樣，咱們國家怎麼不富強起來？過去在老解放區是這麼做的，今天在這兒也還是這麼做。

商人：好好，這眞是給咱們這從事商業的帶來一番新氣象，好好。

女同志：可是這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政府必須是民主的政府，才能照顧到

各階層廣大人民的利益，在我們解放區是辦到了，可是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地方就行不通。（女兒回來）

商人：敬齋，怎麼樣，你這位姪女，把你的問題解釋的清楚了吧？

父：哈，不敢說是完全清楚，心總可以放下了，哈……

商人：那麼寶號明天開張吧，沒什麼再顧慮的了。

父：開張開張，不但開張，還得大大的熱鬧一下呢。

女：哼，你不怕人家的八路軍給……

父：胡說八道，胡說八道！

女：以後還把我關在家裏吧？

父：得了，孩子，你別將我的軍了。

女同志：這位是小雲妹妹吧？

父：嗯

女：爸爸怎麼？

女同志：長這麼大了！

父：你也長這麼大了。

女：爸爸你說這位同志是……

父：等等小鳳，你今兒個來的不容易，少軒你好久也沒來了，明兒個我打算就開張，走，到裡邊去，我們一塊兒吃點便飯，我還有好些話要說呢，今天咱們痛痛快快的過一個中秋佳節。

商人：理應，理應，這是八年來第一次呵，不過今天咱們這個花好月圓慶中秋，意義就更有不同。

父：嗯嗯。

商人：第一，八路軍來了，張家口老百姓重見天日，第二，你們親人相見話滄滐，第三，敬齋的疑問解開，明天就開市大吉，一定是利市三倍，哈……

父：往後有我的姪女在這兒，我就會沒有疑慮，好好的跟着八路軍走，誰的話，踏上了光明的大道。

女：爸，你這可都明白了吧。

父：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呵，哈哈……飯已齊備了，各位請請請請。——幕——

李甲長

星光

地：張家口市貧民區的一個貧民住宅

時：張市解放後十來天

人：李甲長　四十多歲

張興太　三十多歲　甲長的親戚

老太太　五六十歲

區　長

群　衆　甲、乙、

幕啓：（羣衆乙上，呼甲，）

乙：劉爺，劉爺，區長下來公事啦！說是又發第二批賑濟粮哪，你敢領不敢領！

甲：（出）怎麼，又發賑濟粮啦？你說我領不領！

乙：我可不敢替您惹事。我是得領。

甲：你跟甲長掛號了沒有？

乙：掛個雞巴！日本人在，他管事，這回八路軍來了，我木頭眼鏡——瞧不透他！一肚子壞雜碎，早晚有一天……

甲：（拉乙衣角）別說啦，他來啦，這會兒他還是甲長，大權在人手裡哪，還是求求他老人家掛個號吧！（李甲長上）六爺您來啦，我正想找您哪。

李：快……快……把小旗掛出去！區長到啦！

甲：是……是……（入內室）

乙：六爺，又配給糧食啦？

李：什麼『配給』！這不叫『配給』，這是八路軍「賞」下來的……，這次配給的，不，不，這次賞的糧食不能隨便掛號，一切聽我支派……。

甲：（上，手持國旗和日本旗）六爺，可是掛旗是掛哪一個旗呵？

李：還用問，掛那個一片紅的。（掛中國旗，乙欲撕日本旗）

李：別別別撕！留着留着，往後，萬一再使喚的時候，省的另外作！

乙：那……是查出來……

李：叫你留着，你就先留一留，簡直是混蛋嗎。（甲趨前）

甲：六爺，您多照應點，八路軍配給糧食，我能領點嗎？您知道，我家的日子頂困難，
三口人，光靠我做點小買賣是養不住的……

李：別說了，我知道，我這個甲長也不是一年半載了，這地面誰怎麼樣，我比知道自己
家還清楚！

甲：那，我能掛上個號，配給一點麼？

李：你不行。

甲：不行？

李：你的這種人呀，就會哭窮，明明的過得不壞嘛！

甲：我的日子過的不壞？

李：你說你搶了多少東西？

甲：我就弄了兩袋子白面，一袋子大米，還有點零零碎碎的東西。

李：嘖，那不就得了，兩袋子白面就夠吃了半年啦。

甲：可是以後……

李：以後？嘿嘿，你先不用這麼打算吧，以後世界還不知道怎麼變呢？……

甲：……

李：這配給糧不為我所有，我是為國盡忠，這配給也不能隨便領，不該領你也領了，人家查出來，加倍的罰你。

甲：張萬全不是和我一樣，他怎麼領到了？

李：少說費話吧！他是他，你是你。

羣乙：六爺，我有事求求您！

老太太：六爺我能領點配給嗎？

李：（很煩）你們這些人，怎麼不知趣呀？你們該領不該領，我自然明白，上邊派下來，我就籌劃過了，誰該領自然就派給誰，再說你們頭一回為什麼不登記呢？

華乙：咱[illegible]明白，以為又和日本人在這兒一樣，三回五趟的光掛號，十天半月也不配給，就是配下來，也是點雜和面。誰知道八路軍不是那樣，我姑姑家頭天掛上第三天就領下來了，全是黃橙橙的小米，咱們正後悔咧，聽說又要第二回掛號，我就來求您來了！

張興太：（上前請安）六爺，您早來了哈哈，您到我屋裡坐您抽烟（遞烟點火）。

李：興太，孩子們都好啊？

張：託您六爺的福啦！都好，我聽說您老人家來了，我趕緊來了，我上回不是領過賑濟糧了嗎？這回求您再恩典恩典，往後您用着我的時候……

李：好說好說，我再給你掛上個號（取本子鉛筆寫）

張：謝謝您老人家。

老：甲長老爺：我求求您，我家兩個孩子小，什麼活也不能幹，孩子他爹給日本打的瘋了，整天一個勁的哭，一家人就靠我拾點破爛，給人做點活不够吃，求您給咱們掛上一個吧！行不行？甲長老爺？！

李：你呀，你沒有資格呀，日本人在的時候你沒有戶口本呀！

老：原先領不到配給，這會我想，日本人走了……

李：日本人走了也是一樣，八路軍也得要戶口本呀！沒有戶口本就沒有資格領，這不是明擺着的理嗎？趁早！（老太太鬱鬱退）

甲：那我們這兒有戶口本的，您費心給掛一個！

乙：張興太他那光景比我們幾家都好過的多……

李：張興太他是我親戚，他光景好過不好過，我還不知道！

乙：說的是哪！

李：誰都會哭窮，我要什麼都聽你們的，我這個甲長就不用當啦！

甲乙：六爺，您恩典恩典……

李：好的，好的，統統的掛號，反正不是我[illegible]食，（拿出小本來，衆皆歡喜）可有一樣，你們看這便宜好作，我先把話說在前頭。這不是我攔你們，你們吃了小米，往後拿這作憑據（舉小本）跟你要夫要款，要餉要鐵，那時候你們可痛快點兒！

甲乙：（相對無言）這……這……（猶疑）

李：哈哈，來啊…來掛個號呀，（衆後退）

張：（過來）六爺，那您把我也給勾了吧！我出不起那款……

（李向張擠眼示意，張會意而退）

人聲：（在外邊）李甲長，李甲長，區長來了。

李：區長來了！（趕快整理一下身上，向群）你們先給我回去，等會傳誰誰來！記住，見了區長可規矩點，不要胡說八道的！（下）

群甲：眞沒聽說過，當民官的還親自到咱們這個窮地方來。

乙：八路軍就是這樣，一點官架子也沒有！（下）

李聲：嗨々，區長，這兒實在太髒，上我家裡去吧！叫窮人上那兒，您給他們訓訓話！

（笑聲）

區聲：就這兒吧！這兒就很好（說着進到屋裡，李鞠躬侍立旁邊）

李：（向甲）快弄茶來！嗨，區長，眞不容易，您親自到敝甲來，嘿嘿，往後！您多照

應，（甲弄上茶來，李向甲）你先出去吧。（甲下）

區：你把你們甲的情形和我談談吧！

李：是，是。（鞠躬）

區：我們不要這樣，咱們都是一家人老這樣鞠躬不好。

李：是是是。（又一個躬）

區：不要這樣這是日本人的一套，我們不需要這個，咱們現在都是自己人……

區：請坐。

李：是是，（鞠躬，倒茶點火，以後坐下）

區：你在這兒當了幾年甲長了？

李：當了兩三年。不瞞您說，區長，敝人早有退職之心，咱們中國人性烈，不願受日本人的欺凌，實在是看到大家的面上，在這地面上和日本人維持維持，不過是上傳下達替民衆辦事，也不過是領領款子，催催伕子而已。

區：你原先替敵人辦事，實際是做敵人的爪牙，往後你的思想要改變一下了。

李：是是是，明白明白，——敝人一向就不敢有思想，也不信佛，也不信道，我是個儒教，哈哈：故此，我就做我的買賣，一切思想不過問，雖不敢說是「書香門第」也稱得起「自掃門前雪」……家嚴在世的時候再三的囑咐我，「學好」二字，我不敢說「吾日三省吾身」可是每天晚上睡在炕上總要把一天說的作的，想一遍，敝人腦子是實在不敢有思想！哈哈，……

區：日本人對待你們怎麼樣。

李：日本人太霸道，首先說話不懂，咱們也摸不清他們的脾氣，偶一不慎，就有性命之憂，故此敝人早不想幹這甲長了，這回貴軍來了，還叫我當下去，我想這是咱們中國人的隊伍，雖然還摸不清貴軍的脾氣，可是言語通達，辦事也方便多了，哈哈。

區：唔，好，你對，這地面是很熟了。

李：不敢，不敢。

區：咱們來了不少日子你覺得八路軍和民主政府怎麼樣？

李：好，好，非常之好，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嘿嘿，……尤其是配給這小米，太好啦！

區：不是「配給」！

李：我說是「賞」的這小米。

區：也不是賞的，是一種救濟，羣衆生活困難，在沒有適當的工作之前，就應當救濟他們，你們甲的窮人眼下不好過的都登記了麼？

李：敝人管轄的這一甲的窮人都登記了，差不多的戶都領到糧食了，沒領到的也不過三兩戶了。

區：你們到每一戶去調查過嗎？

李：用不着到每一戶去，貴軍沒有來的時候，日本人也配給過，誰家怎麼樣，敝人都很清楚（小聲）區長，這會兒窮人誰家都揀了點洋落兒，誰家都够吃半年年的。

區：唔，這樣吧，你把這個院子的住戶都找來吧。

李：是是！（走到門口，又回來）您注意，這些賤骨頭們對他們不要太客氣，厲害一點

，他們才說實話，故此，請您不要聽他們的話。

區：好好，你去找他們來吧（李下，區長在屋內來回走着，移時，群衆陸續上）

甲乙：區長，您來啦，（鞠躬）

區：大家隨便坐下吧！不用客氣。咱們都是一家人，坐，坐。

李：（上）區長，全來了。

區：這院子就這麼三家嗎？好像還多似的。

李：有一家沒有戶口，不算做甲的！

區：沒戶口？去，去找他們來吧！

李：是，（向張）去，把那個窮老婆兒叫來！（張應聲下移時張老太婆上）

老：（進門鞠躬不已顫抖的）區長大老爺，我這沒名沒姓的也屬你們管嗎？

區：當然屬我們管，你家幾口人哪？

李：區長 他不是做甲的，又沒戶口，咱們別管，咱們不負這責任！

區：你這樣辦公就不對，凡是張家口的一個窮人，我們都要管，都要救濟。

老：（感動的）老爺，我也能領配給糧嗎？

區：我不是老爺，這也不是配給，這是專救濟窮人的糧食，你家指着什麽過活？

乙：她是我們這院頂窮的，一家四口，老頭子叫日本人給打瘋了，全指着她拾點破爛，這回日本人退，她正有病，什麽洋落也沒揀……

老：不是說沒有戶口的領不上嗎？

區：誰告訴你的？啊？（擠眼）

老：（向李）不是你說的嗎？

李：（窘）區長，你可別信她胡說八道！

區：好啦！好啦！讓我來說幾句話吧！

李：聽着，讓區長給你們講話，好好聽着！

（羣衆紛紛立起鞠躬）

區：請坐，請坐，鄉親們，因爲八年來敵人和漢奸的壓迫、剝削，張家口的許多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了，日本鬼子和漢奸，不管老百姓窮不窮，只知道一個勁的向

老百姓要捐要稅，現在，日本鬼子被八路軍打跑了，張家口解放了，八路軍，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知道很多窮苦的老百姓沒法過日子，一來就得快給咱們發救濟糧，爲的是首先使張家口的每個老百姓都有飯吃，以後，再一步一步的改善，咱們的生活，大家都過好日子，使每個人都不受別人欺負，使每個人，都有事做，都有衣穿！有些壞蛋，造謠言，說『別領這個米，領了以後，又出夫又要款，今天要銅，明天要鐵！』告訴你們，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八路軍不是日本鬼子，八路軍是打日本鬼子的，八路軍是救咱們窮人的，那些造謠言的壞蛋，不叫咱領小米，他是『棺材鋪咬牙，恨咱窮人不死。』有這樣的人，就不是好東西，你們就報告出來。（衆視李）

李：（咳嗽對衆）區長說的好好記住，你們不要怕，這不是日本，也不要款，也不要夫，也不要銅，也不要鐵，吃上小米，你們得想法擁護八路軍，和八路軍協力！要是連這點也辦不到，就對不起這卜米啦！

甲：六爺，六爺，你怎麼又這麼說啦？

乙：你不是說……

（李止乙）

羣甲：六爺，你還是給我掛上吧！

區：（發現有問題）怎麼回事？你生活怎麼樣？你說吧！

甲：（看了李一眼不敢說）……

區：你說吧！沒有什麼！

李：我說區長，關於他的情形啊，是這麼回事，他不是……

區：讓他自己說吧

李：是，是，是。

甲：區長，我家三口人，靠我做點小買賣，（不斷回頭看甲長），實在不夠吃。

區：（問衆）他是這樣嗎？

乙：是，是，（仍回頭看李）

區：好（對乙）你呢？

李：區長，我知道，他的日子我很清楚，你比方說吧……

區：不，還讓他自己說吧！

乙：我家五口人，原先都靠我在車站上搬運貨掙錢過日子，這會沒有生意，閒着，上回沒敢領，……這回不領不行啊，家裡沒有的吃啊！

區：（問李）這兩家你給登記過沒有？

李：按我本意是給他們掛號，可他們自個兒不樂意掛號……

乙：我跟他一樣，都是像您說的，聽了「棺材舖咬牙」的話啦。（李怒目視之）

區：這個造謠言的人是誰？把他叫來，（忽發現桌上日本旗）唔？誰留着日本旗子呢？

甲：（畏懼的）嘿嘿……我李六爺叫我掛……掛……

李：什麼我叫你掛？

甲：掛小旗，我掛錯了，又改過來掛那一個……

李：混蛋，我早就叫你們把日本旗子撕了，你們就捨不得撕。區長，罰他錢吧！

乙：我想撕，可是人家說，「嘿嘿，留着以後還使喚呢！」

區：誰說叫你留着？、別害怕，說出他來，沒關係，我給你做主。

乙：（視李，李窘狀，以眉眼怒止之）

區：（問李）你們這個家裡有壞人。他們都不敢報告，怕報告出來那個壞蛋記仇，是不是？

李：是是！是是，我一定調查，唯命是從……

乙：咱們現在就調查。

李：咱們公事很忙，還是先登記窮人吧，（對衆）你們先回去吧。

區：先別回去。往後咱們要實行「民主」什麼事都是老百姓做主，往後甲長牌長都是由咱們自己推選，甲長牌長犯了錯，咱們有權利批評他！有什麼壞人造謠言，咱們有權利告他，往後張家口是咱人民的，人民是主人，誰想破壞咱們的好日子都不行，這就叫「民主」。共產黨民主政府給老百姓辦事，有什麼話你就說，不怕！不叫你們領小米的是誰？說八路軍壞話的是誰？叫你們留日本旗的是誰？你們大胆的說出來。

李：（凶凶的）說，說說，說呀！

區：（止之）你先別嚷！大家不要怕，說吧！（衆視李，李如坐針氈）

張：區長老爺，可沒有人敢造謠言哪！……

乙：你知道沒有人造謠言哪？我說吧，區長，您給做主，就是我們「李六爺」，六爺，您是可有點對不起我們窮人！你親戚張與太明明好過，您給掛上號，我們幾家窮的，您說要款要伕，把我們嚇住，這不對嗎，區長，你做主啦！

老太太：區長說我能領米，你說沒戶口不能領，你想餓死我們一家子嗎？

甲：這小旗的事，是您說叫留着以後使喚的……

李：我……我……敝人學疏才淺，百忙之中，不免有所差……差錯……還望區長……大人……原諒包涵，是所指導。

區：原來這些都是您的鬼把戲！

李：區長先生，敝人身爲甲長，可不敢有額外的思想，我擁護八路軍，我歡迎，我贊成

區：你像一顆牆頭草，東風來往西倒，西風來往東倒，兩個旗[illegible]都有用，你還沒有眞正的認識八路軍的力量，你心裡總還覺得八路軍待不長，往後你等着看吧，你是在做官，你不是給老百姓的辦事，你不知道替老百姓打算，解決老百姓的困難，你還是拿着過去給敵人辦事的頭腦敷衍一下，你只知道自私自利，有好處先照顧自己，先照顧自己的親戚，朋友，不爲大家着想，這是非常要不得的，沒有戶口的窮人你不管，我問你窮人爲什麼沒有資格上戶口，窮人不上戶口，這是敵人不把窮人當人看，要窮人沒住處，吃不得吃，這是敵人想把窮人都制死，想不到你今天還是這個腦子，我們就不是這樣，我們要使窮人有飯吃，你看着窮人討厭，瞧不起他們，你變着法不叫他們領糧食，你講面子，講私情，光顧你自己個兒的親戚朋友，往後你這一套辦法行不通啦！（衆興奮點頭）你們說對不對？

衆：對！對！

區：李甲長，我說話是實打實的，不會客氣，你還有一腦袋壞思想，壞作風，往後你要好好的改變一下，換上一個爲群衆辦事的頭腦，處處要爲羣衆打算，這才是一個辦

工作的人最起碼的條件，你不要忘記了你過去的所作所爲，是背叛國家民族的，今後要改過自新呀，將功贖罪，要改不了，不能真給老百姓辦事，羣衆就會不要你了，羣衆就要撤你的職，（對羣衆）好，你們大家都重新來登記吧。（給大家發領糧證）

張：區長，我那一份兒怎麼辦呢。

區：你……

乙：區長，他够吃的，他還領。

老：區長，您瞧他那穿相，他不窮。

區：好吧，關於你的問題，我們調查一下再說吧。

張：是！

衆：好，好，這才是好官吶！

（區長下）

（衆隨下）

（李甲長和張興太呆在台上）

張：甲長，我那一份……

甲：咳，別再給我添麻煩了。

區長，區長！（喊着下）

張：李甲長！李甲長！（下）

—（幕）—

完